

古今诗文精品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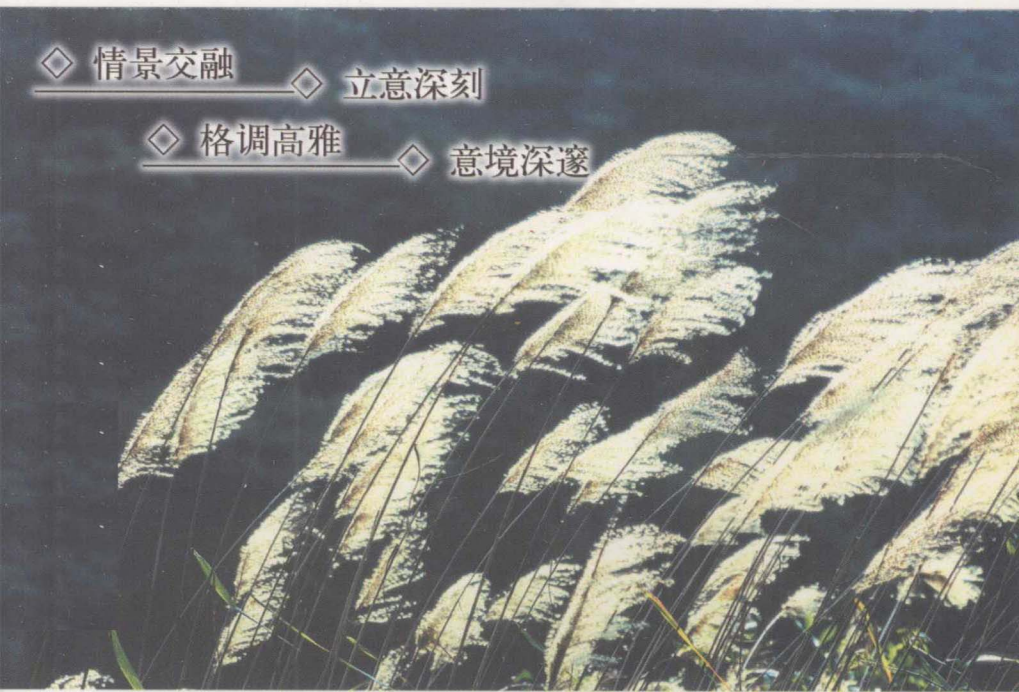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散文鉴赏^①

Xiandai Sanwen Jianshang

朱士钊 编

珍藏本

◆ 情景交融 ◆ 立意深刻
◆ 格调高雅 ◆ 意境深邃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现代散文鉴赏

Xiandai Sanwen Jianshang

①

朱士钊 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散文鉴赏/朱士钊编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3.7

(古今诗文精品丛书)

ISBN 7-228-08164-1

I. 现… II. 朱… III. 散文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07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7015 号

责任编辑:丁 璇

责任校对:郑 军

责任设计:黄 浩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编 830001

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印刷 武汉市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 120

字数 1200 千字

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1—8000 册

ISBN 7-228-08164-1 定价:29.5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篇 目 表

鲁 迅		乌篷船 ·····	80
《呐喊》自序·····	1	朱 德	
秋 夜·····	7	母亲的回忆·····	84
雪·····	11	夏丏尊	
风 箏·····	13	白马湖之冬·····	90
纪念刘和珍君·····	18	周建人	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·····		螟蛉虫·····	94
·····	24	李大钊	
藤野先生·····	30	“今”·····	100
范爱农·····	37	五峰游记·····	105
为了忘却的纪念·····	46	杨振声	
周作人		书房的窗子·····	110
初 恋·····	59	刘廷芳	
故乡的野菜·····	62	艺术家·····	116
北京的茶食·····	66	郭沫若	
苦 雨·····	68	月 蚀·····	121
若子的病·····	73	卖 书·····	134
鸟 声·····	77	杜 鹃·····	140

鸡之归去来	142	五月的北平	240
银 杏	155	郁达夫	
陈衡哲		钓台的春昼	246
再游北戴河	160	故都的秋	255
傅东华		西溪的晴雨	260
山核桃	167	江南的冬景	263
许地山		马六甲记游	268
落花生	173	陈西滢	
先农坛	176	菊 子	277
叶圣陶		听 琴	282
没有秋虫的地方	180	茅 盾	
藕与莼菜	183	樱 花	288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	187	雷雨前	292
看 月	192	白杨礼赞	296
孙伏园		风景谈	299
红 叶	195	徐志摩	
白 薇		泰山日出	307
我的家乡	199	翡冷翠山居闲话	311
周瘦鹃		我所知道的康桥	315
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		想 飞	327
富春江	218	成仿吾	
林语堂		太湖纪游	334
说避暑之益	227	方令孺	
阿 芳	232	古城的呻吟	345
秋天的况味	236	许钦文	
张恨水		殉情的鲎	350

王统照		海 燕	377
青纱帐	354	黄昏的观前街	381
徐蔚南		朱自清	
快阁的紫藤花	360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.....	
孙福熙			388
清华园之菊	365	背 影	398
郑振铎		荷塘月色	402

鲁迅

鲁迅 (1881—1936)，本名树人，字豫才。浙江省绍兴人。小说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。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。主要著作有小说集《呐喊》，《彷徨》；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《野草》；杂文集《坟》，《准风月谈》，《伪自由书》，《花边文学》，《南腔北调集》，《华盖集》，《华盖集续编》以及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。现有《鲁迅全集》多种行世。

《呐喊》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涂路中，

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办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

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，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

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是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

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【鉴赏】 这篇文章是鲁迅为自己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写的序言。《呐喊》共收作品十四篇，起于1918年的《狂人日记》，迄于1922年的《社戏》。作品的选材，“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幸的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（鲁迅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而当时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，正如这篇自序所言，是人的“病态”的灵魂。因此，《〈呐喊〉自序》是鲁迅作品中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。我们要理解鲁迅忧愤深广的思想和简括鲜明的艺术风格，都应该从这篇序文入手。

这篇序文，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，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

在这篇序文里，“医病”的问题，成为了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。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，结果，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了”。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，决心“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们的疾苦”。但作者看到的“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示麻木的神情”的一群中国看客。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，看到的不再是身体的疾病，而是精神上的病症。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

精神的病痛，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。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，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同时，从艺术表现上，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，又仅仅是通过对并不曾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，这显示出作者准确、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。

在这篇序文里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，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。而作为一篇序文，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：“铁屋子”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，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，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。于是，“呐喊”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一腔激情孤愤。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，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“五四”高潮时期，在结束了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。

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，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、简括，不事铺排。这种笔触，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；同时作者的素朴、简括，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、狭隘。作者在描述生活琐事的同时，总是把他的笔触，抵向我们的心灵和精神。至今，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和忧愤深广的思想，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。

秋 夜

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

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胡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

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吃吃地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

的人，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。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，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，折出波浪纹的迭痕，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。

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，我赶紧欣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

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

【鉴赏】 这是一篇寓意深刻、意境独特的散文。它以象征的手法，借景抒情，以物言志，寄托了自己与黑暗势力抗争、在艰难中顽强求索的精神。其思想性、艺术性结合得十分完美。在这里，仅就它的艺术本身——那冷寂深邃的意境，那既蕴藉又强烈既彷徨又执著的心绪，以及那孤独的求索者的形象略作分析。

首先是它冷寂而深邃的独特意境。“奇怪而高”的天空，映着冷眼的星星，洒在野花草上的繁霜，夜游的恶鸟……这一切，构成了一个清冷肃杀又似乎大有深意的秋夜。作者不

愧是创造意境、渲染氛围的高手，他为这个特定的秋夜所选定的景物，均是冷峻、清寂、肃穆的。它们以静态居多，其间往往突然杂以鲜明的动态。比如在一系列静态的描写之后，突然笔锋一转：“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”于是收到了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效果。而那肃穆、冷寂、深邃的意境也随着凸现了。

其次是贯串文章始末的既孤独又悲壮、既彷徨又执着、既虚幻又清醒的复杂心绪。这心绪的成功表现，得力于象征手法的运用、得力于借景抒情、借物言志、借客体的氛围传达主体的心绪。文中那脱尽了叶子，“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天空的枣树”，那知道“秋后要有春”的小粉红花，那做着“春后还是秋”的梦的落叶，那夜游的恶鸟，那夜半的笑声，还有那“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、可怜”的小青虫，无一不浸透了作家的情感，无一不在默默传达着作家的心声。这浓烈的感情与心声，和那冷漠、高远、深邃的秋夜相揉合、相呼应，既协调又互为映衬，造成了一种具有复合之美的丰满、多棱、立体的美学效果。

再就是抒情主人公——一个孤独的求索者的形象的确立，也是文章感人且富于力度的原因之一。全篇处处在写景，其实处处可见抒情主人公的心态。这是因为所有的景物都是通过“我”的视觉、听觉、感觉来表现的。而且，“我”太都处于静态的思索、彷徨之中，动作很少，形象却清晰可见。直接描述“我”的活动的，只有两处，一是“我”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回进自己的房间，“灯火的带子即刻被我旋高了”。二是结尾一段。这两处简洁的文字，鲜明地勾勒了一个对着微弱的油灯沉思默想、孤独悲愤的求索者形象，使原

先一直默默地统帅全文的灵魂，有了一个清晰的显现。文章也随之更活、更易于读者理解。

雪

暖国的雨，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。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，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？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；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，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胡蝶确乎没有，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

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，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，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。因为不成功，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。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，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，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，然而很洁白，很明艳，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，整个地闪闪地生光。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，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。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。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。

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，对了，他拍手，点头，嘻笑。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。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，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，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，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，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。

但是，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